

雲南名家書法帖丛

桑牧书屋编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高仁昭墨蹟

高仁昭书

【貳】

云南名家书法帖丛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高仁昭墨迹

高仁昭书
桑牧书屋编

【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仁昭墨迹. 2 / 桑牧书屋编. —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0. 5

(云南名家书法帖丛; 3)

ISBN 978-7-5489-0074-0

I. ①高… II. ①桑… III. ①楷书—书法—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9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5728号

封面题字: 赵浩如 叶城铭
责任编辑: 汤彦 张湘柱

云南名家书法帖丛

桑牧书屋 编

《寒香阁遗墨》

《高仁昭墨迹(一)》

《高仁昭墨迹(二)》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印 装: 云南朗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mm 1/16
印 张: 10.25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5489-0074-0
定 价: 360.00元(共三册)

序言

横断山，金沙江。横亘千里，源远流长。山高，水远。

滇西，鹤庆县松桂镇长头西坡村是这大山水中的一个小山村，距松桂镇十余里，距县城二十余里。

村里义学的学执高仁昭老人，正在菜油灯下写着给村童们讲学用的字词文章。精神好时，字写得端庄大气，尺度谨严。事务忙时，信笔草草，率真见性，又不失规矩。山里经济不易，只能用些村里自制的土棉纸，随手写来，日复一日，成册成卷，堆积案头如山。

高仁昭老人生于一八九三年，平生未曾出过远门，最远的旅程便是走几十里的山路到县城一趟了，连百里之外的名城大理都未去过，是一个十足的山里人，一生平寒，终老乡里。老人未进过『学院』接受『教育』，自幼跟着能书善画也是义学学执的父亲学学描红、写写大字、认认『天地玄黄』、读读『子曰师说』。随着时日长进，也成了乡里识文断字的『读书人』，便接过父亲的义学教业，成了村里的又一位教书先生——义学学执。比几十年后的民办教师，少了一份报酬，多了一份责任和自由。

虽是山村义学，教学却是不能马虎的。在仅存的这些手稿中，从诸子劝学、说文、解字、咏物、题记等文字里，可以看到老人治学的严谨和对道德的追求。其时，社会变革正烈，科学发展日兴，老人虽深居山乡僻壤，却也与时俱进，论采矿，说经济，虽然简略，但传统读书人的一颗赤子之心已跃然于只言片纸之间。

老人的书房在自家居住的木楼上。当时的房屋下半截墙体是夯土而成，楼上自窗户起，墙面是用篱笆糊泥而成，两截墙体之间，有一个一尺宽的土台，便是天成的书架。土台上、柜子中，摆满了书籍、手稿，箱子中是几十年收藏的字画卷轴，有父亲留下的，也有平时收集的。这间小屋就是老人自由自在的精神家园。

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起房盖屋，乡亲们便会登门求对联、写匾额，老人都是来者不拒。这时，乡亲们也会送点力所能及的润例，或是一碗糯米、几个鸡蛋，或是两盒红糖、几棵蔬菜，条件好的还会给一条腊肉等等，这也让老人免了衣食之忧。求写的多了，忙不过来，便将外孙李森喊来拉纸。小男孩贪玩，开始不够专心，纸也拉不好，专心以后也就应付自如了。几年下

来，看着外公的书写，他不知不觉也喜欢上了诗文书画，这是后话。

老人所收藏的字画随着老人的逝去在「大跃进」中也灰飞烟灭，丧失殆尽。手稿则成了猪肝鲆的罐口封纸、炉灶的引火纸。现在存留的这几张手稿，为掉入老屋墙缝，尘封几十年，老鼠不啃所赐。正所谓劫后余生，得之不易，更是一个意外。

这些手稿，虽不是出自名家高士，却别有一种素面朝天、本色对人的潇洒风神，一种达观、淡泊的气度，一份安详、宁静、平和的心态。是三迤大地上那些无名的乡村义学先生的一个鲜活的缩影。

大山之上，深峡之间，星光点点。那是他们的生命之光在历史的天空中映射出的中华文明的华彩。

乙丑年六月刘文全记于昆明悖屋

目 录

卷 壹·····一

卷 貳·····五九

跋 文·····一五一

后 记·····一五七

卷
壹

薄夫敦

敦有出於薄夫者亦聞風而化也夫薄夫亦難為敦也乃薄夫敦焉豈非聞柳下惠之風而然乎且天下刻薄之即天下不能敦厚之人也乃有觀於前而刻薄者如彼觀於後而敦厚者又若此是殆有相觀而化者而人不知也如聞柳下惠之風者豈僅鄙夫寬而已乎狹小之人既化為恢宏之量矣況其為澆漓者乎淺隘之人又轉為豁達之度矣豈復有殘刻者乎吾觀鄙夫又化為敦矣從來輕薄之人往往失其

仁厚之氣有思不知報也有怨必相讐也誰是敦其
古處者乎乃自聞柳下之風而後而薄者一變矣處
家思仁讓而不生乖戾之心處世以和平而不作貪
刻之計其敦也前後如出兩人也從來淺薄之輩往
往逞其姦狡之謀故舊則相遺矣親戚則相疏矣誰
是敦其直道者乎乃自聞柳下之風以來而薄者又
一變矣相交以道不存反覆之思相待以心不存隔
閔之見其敦也始終不拘一格也當其始也渾厚者
流每見笑於姦巧之士迨聞柳下之風而知姦巧者

不如渾厚也。乃羣焉化之矣。是風也。豈非正人心之
一端哉。當其始也。刻薄之見。每相摩夫鄙細之行。迨
聞柳下之風。而知鄙細者。且化為寬大也。乃羣焉悔
之矣。是風也。豈非維風俗之一端哉。惠之所_行蓋如此
而皆去其籍
籍而皆去。諸侯之咎也。夫籍固不可去也。而皆去其
籍焉。諸侯殆恐其害己焉耳。從來聖王之大典。固欲
垂之千古。而不容或去者也。乃古人以垂諸方策者。
立後世之規模。而後人以變其規模者。屑古人之方

策去其害己者而害乃及於人矣。如爵祿之籍，諸侯何以惡之乎？蓋諸侯以併吞為心，其籍而存也，則無以遂其併吞之計也；諸侯以僭竊為志，其籍而在也，則無以遂其僭竊之謀也。諸侯於此，皆去其籍矣。籍有載其爵者，位之尊卑秩然不紊矣。守斯籍也，則星羅碁置之勢不可按圖而稽乎；而諸侯之爵已非昔日矣。此也。稱王彼也。稱帝故必去其班爵之籍。然後可以任意而行。籍有載夫祿者，俸之多寡井然有條矣。遵斯籍也，則水分豆剖之形不可執冊而數乎。而

諸侯之祿已非昔日矣。千取萬焉。百取千焉。故必去
其班祿之籍。而後可以任意而奪。非不知我周之典
刑。固千古不朽也。豈諸侯所可擅去哉。然彼偏欲去
之。雖天下之共主。亦無如之何也。此一去也。不已。遂
鯨吞之計也哉。非不知天子之法度。又百世不惑也。
豈諸侯所得私去哉。然彼竟自去之。雖天下之老成。
亦不能相保也。此一去也。不已。遂蠶食之謀也哉。然
吾亦嘗聞其大畧也。

入云則入

君入而必聽於士，誠於入門之始矣。夫平公非不能
入也，乃入云則入其奉亥唐之心，不見於入門時乎？
且見賢而不以道者，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顧君不
納士，則士無自入之門，而士不納君，則君亦無輕入
之門。善待士者，士不閉其門，而君乃奉命而入其門。
如平公之於亥唐，是以國君而下臨蓬蓽，誰敢阻其
行乎？則顧此茅廬，何妨驟焉而進？然以諸侯而下屈
匹夫，何敢恃其貴乎？則覩茲義路，安得漫焉而由？以
吾聞之入云則入焉耳，當其未入之先，車鄰馬蕭久。

記待命於門外萬不敢以誼譁之侍衛擅登處士之
營也乃未幾而亥唐曰君可入也而平公乃不敢緩
矣此入門而左也彼入門而右也相攜而進其殆猶
朋儕之歡會歟及其將入之始潛聲息氣久已拱手
門前萬不敢以儀仗之紛繁擅入考槃之澗也乃未
幾而亥唐曰君其入也而平公乃不敢停矣一則入
於東也一則入於西也把臂而行其殆猶聲氣之應
求歟世豈無君曰士前士曰王前者士曰入君又豈
能入乎而茲不然矣不謂之進不敢進謂之進亦不

敢進也。此一入也。已早絕其挾貴之心。世豈無君於
於外。士卧於內者。君欲入士。亦烏容入乎。而茲不然
矣。不云入時不敢先。既云入時不敢後也。此一入也
已。先得其友德之道。况猶不止此。

猶禦也。

門人以禦比諸侯。因其取民之不義也。夫禦何得例
諸諸侯哉。乃禦禦焉。非因其取民之不義乎。萬章之
意若曰。天下之為暴者。固為君者所當化之也。又安
可以相比乎。乃既不能以化之。而反尤而效之。非果

效之也。蓋其劫奪之教亦與為暴者一焉耳。則如今
之諸侯取之於民。夫國君之取民必有其節也。茲則
取之無節矣。則不至於盡奪而不止。且諸侯之取民
必有其制也。茲則取取之非制矣。則比之以相掠不
為苛。以吾觀之。則猶禦也。寶玉大弓。昔有取之而去
者也。而論之者。且謂之竊。况明明迫而取之。罪不更
重於竊乎。征民之財。而以之富國。與奪人之物。而以
之養家。事雖不同。其所害人者一也。一則相猶也。漆
閭邱地。有挾之而奔者矣。而論之者。且謂之賊。况明